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資財自有分定 貪謀枉費時時

假使取非其物 定爲神鬼揶揄

話說宋時淳熙年間臨安府市民沈一，以賣酒營生，家居官巷口，開着一個大酒坊，又見西湖上生意好，在錢塘門外豐樓買了一所庫房，開着一個大酒店，樓上臨湖玩景，遊客往來不絕。沈一日裡在店裡監着酒工賣酒，傍晚方回家去，日逐營營，算計利息，好不興頭。一日正值春盡夏初，店裡吃酒的甚多，到晚

未歇收拾不及不回家去就在店裡宿了將及二鼓時分忽地湖中有一大船泊將隴岸鼓吹喧闐絲管交沸有五个貴公子各戴花帽錦袍玉帶挾同姬妾十數輩徑到樓下喚酒工過來問道店主人何在酒工道主人沈一今日不回家去正在此間五客多喜道主人在此更好快請相見沈一出來見過了五客道有好酒只管拿出來我每不虧你沈一道小店酒頗有但憑開量洪飲請到樓上去坐五客擁了歌童舞女一齊登樓暢飲更餘店中百來罈酒吃个罄盡算還酒錢多是雪花白銀沈一是个垂覺的人見了

帝便方  
見

光景想道：世間那有一樣打扮的五个貴人，况他容止飄然，多有仙氣，只這用了無數的酒，決不是凡人，必是五通神道無疑。既到我店，不可錯過了。一點貪心，忍不住，向前跪拜道：「小人一生辛苦經紀，趕些些微末利錢，只勾度日，不道十二分天幸，得遇尊神，真是夙世前緣，有此遭際，願求賜一場小富貴。」五客多笑道：「要與你些富貴也不難，只是你所求何等事？」沈一叩頭道：「小人市井小輩，別不指望，只求多賜些金銀便了。」五客多笑着點頭道：「使得使得，即叫一个黃巾力士聽使用，力士向前聲喏，五客內中一个爲

首的喚到近身，附耳低言，不知分付了些甚麼，領命去了。須臾回覆，背上負一大布囊來，擲于地。五客教沈一來與他道：「此一囊金銀器皿，盡以賞汝，然須到家始看，此處不可洩露。」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捏得囊裡塊塊纍纍，其聲鏗鏘，大喜過望，叩頭稱謝不止。俄頃鷄鳴，五客率領姬妾上馬，籠燭夾道，其去如飛。沈一心裡快活，不去再睡，要駝回到家開看，慮恐入城之際，囊裡狼狽，被城門上盤詰，拏一个大錘，隔囊鎚擊，再加蹴踏，隨了，使不聞聲，然後背在肩上，急到家裡，妻子還在牀上睡着未起。沈一連聲喊道：「快

妙處在此

起來快起來，我得一手橫財在這裡了，尋秤來與我秤秤看。妻子道：甚麼饋財，昨夜家中櫃裡頭異常響聲，疑心有賊，只得起來照看，不見甚麼，爲此一夜睡不着，至今未起，你且先去看看櫃裡着，再來尋秤不遲。沈一走去取了鑰匙，開櫃一看，那裡頭空空的了。元來沈一城內城外兩處酒坊所用銅錫器皿家伙，與妻子金銀首飾，但是值錢的，多收拾在櫃內，而今一件也不見了，驚異道：奇怪，若是賊偷了去，爲何鎖都不開的。妻子見說櫃裡空了，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一生辛苦，多沒有了。沈一道：不妨，且將神道昨夜所

冥途劫

賜來看看，儘勾受用哩。慌忙打開布袋來看時，沈一驚得呆了，說也好笑。一件件拿出來看，多是自家櫃裡東西，只可惜被夜來那一頓跳踏，多弄得歪的歪，圓的圓不成一件家伙了。沈一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被這夥潑毛神作弄了，妻子問其緣故，乃說昨夜遇着五通神道，求他賞賜金銀，他與我這一布袋誰知多是自家屋裡東西，叫个小鬼來搬去的。」妻子道：「爲何冬打壞了？」沈一道：「這却是我怕東西狼狽，撞着城門上盤詰，故此多敲打實落了。」那知有這樣自家害着自家了。沈一夫妻多氣得不耐煩，重新換了。

匠人逐件置造過，反費了好些工食，不指望橫財倒折了本，傳聞開去，做了笑話。沈一好些時不敢出來見人，只因一念貪癡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侮弄。如此可見世上不是自家東西，不要欺心貪他的。小子說一个欺心貪別人東西，不得受用，反受顯報的一段話，與看官聽一聽，冷一冷這些欺心耍人的肚腸，有詩爲証。

異寶端人定夙緣

豈容旁睨得垂涎

試看欺隱皆成禍

始信冥冥自有權

話說宋朝隆興年間，蜀中嘉州地方有一个漁翁，姓



王名甲家住岷江之旁，世代以捕魚爲業。每日與同妻子棹着小舟往來江上，撒網施罟，一日所得恰好供給一家。這個漁翁雖然行業落在這裡頭了，却一心好善敬佛，每將魚蝦市上去賣，若勾了一日食用，便肯將來布施與乞丐，或是寺院裡打齋化飯，禪堂中募化腐菜，他不拘一文二文，常自喜捨不吝。他妻子見慣了的，況是女流，愈加信佛，也自與他一心一意，雖是生意淺薄，不多大事，没有一日不捨兩文的。一日正在江中掉舟，忽然看見水底一物，蕩盪不定，恰像是個日頭的影一般，火采閃爍，射人眼目。王甲

對妻子道：你看見麼？此下必有奇異。我和你設法取他起來，看是何物。遂教妻子埋網，搜的一聲，撒將下去。不多時，掉轉船頭，牽將起來，看那網中光亮異常，笑道：是甚麼好物事呀？取上手看，却元來是面古鏡，周圍有八寸大小，雕鏤着龍鳳之文，又有篆書許多字，字形像符籙一般，識不出的。王甲與妻子看了道：聞得古鏡值錢，這個鏡雖不知值多少，必然也是件好東西。我和你且拿到家裡藏好，看有識者，纔取出來。與他看看，不要等閒棄了。看官聽說，原來這鏡果是有來歷之物，乃是軒轅黃帝所造，採着日精。

月華按着奇門遁甲，揀取年月日時，下爐開鑄，上有金章寶篆，多是秘笈靈符，但此鏡所在之處，金銀財寶多來聚會，各爲聚寶之鏡，只爲王甲夫妻好善，也是夙世前緣，合該典旺，故此物出現，却得取了回家，自得此鏡之後，財物不求而至，在家裡掃地，也掃出金屑來，墾田也墾出銀窖來，船上去撒網，也牽起珍寶來，剖蚌也剖出明珠來，一日在江邊捕魚，只見灘上有兩件小白東西，趕來趕去，盤旋數番，急跳上岸，將衣襟兜住，却似蓮子兩大塊，小石子，生得明淨瑩潔，光彩射人，甚是可愛，藏在袖裏，帶回家來，放在匣

中是夜即夢見兩個白衣美女，自言是姊妹二人，特來隨侍，醒來想道：必是二石子的精靈，可見是寶貝了。把來包好，結在衣帶上，隔得幾日，有一個波斯胡人，特來尋問，見了王甲道：「帶上有寶物，願求一看。」王甲推道：「沒甚寶物。」胡人道：「我遠望寶氣在江邊，眼尋到此，知在君家，及見君走出，寶氣却在身上，手萬求看一看，不必瞞我。」王甲曉得是個識寶的，身上取出與他看，胡人看了，嘖嘖道：「有緣得遇此寶，況是一雙，尤為難得，不知可肯賣否？」王甲道：「我要他無用，得價也就賣了。」胡人見說肯賣，不勝之喜，道：「此寶本沒

有定價。今我行囊止有三萬緡，盡數與君買了去罷。

王甲道：吾無心得來，不識何物，價錢既不輕了，不敢論量，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

胡人道：此各澄水石，放在水中，隨你濁水皆清，帶此汎海，即海水皆同湖水，淡而可食。

王甲道：只如此，怎就值得許多？

胡人道：吾本國有寶池，內多奇寶，只是淤泥濁水，水中有毒，人下去的，起來無不即死，所以要取寶的，必用重價募着拾性命的下水。那人死了，還要養贍他一家。如今有了此石，只須帶在身邊，水多澄清，如同凡水，任從取寶，總無妨了，豈不值錢？

王甲道：這等只買一顆去。

如此異物  
非有善緣  
何以得遇

勾了、何必兩顆多要、便等我留下一顆也好、胡人道  
有个緣故、此寶形雖兩顆、氣實相聯、彼此相逐、統是  
活物、可以長久、若折開兩處、用不多時、就枯槁無用  
所以分不得的、王甲想胡人識貨、就取出前日的古  
鏡出來、求他賞識、胡人見了、合掌頂禮道、此非凡間  
之寶、其妙無量、連咱也不能盡知其用、必是世間大  
有福的人、方得有此、咱就有錢、也不敢買、只買此二  
寶去也、勾了、此鏡好好藏着、不可輕觀了他、王甲依  
言、把鏡來藏好、遂與胡人成了交易、果將三萬緡買  
了二白石去、王甲一時富足起來、然還未舍漁船生

皆以善心  
得報

活一日天晚，遇着風雨，掉船歸家，望見江南火把明  
亮，有人喚船求渡，其聲甚急。王甲料此時沒有別舟，  
若不得渡，這些人須喫了苦，急急冒着風，掉過去載  
他。元來是兩個道士，一個穿黃衣，一個穿白衣，下在  
船裡了，捱過對岸。道士對王甲道：「如今夜黑雨大，沒  
處投宿，得到宅上權歇一宵，實爲萬幸。」王甲是個行  
善的人，便道：「家裡雖窄，尚有草榻，可以安寢。」師父  
每不妨下顧的，遂把船拴好，同了兩道士到家裡來，  
分付妻子安排齋飯。兩道士苦辭道：「不必賜餐，只求  
一宿，果然茶水多不喫，徑到一張竹床上，一舖睡了。」

卷道

王甲夫妻夜裡睡覺，只聽得竹床葉喇有聲，撲的響，像似甚重物跌下地來的光景。王甲夫妻猜道：「莫不是客人跌下床來，然是人跌，沒有得這樣響聲。」王甲疑心，暗裡走出來聽。兩道士宿處，寂然沒一些聲息，愈加奇怪。走轉房裡，尋出火種，點起個燈來，出外一照，叫聲「阿也」。元來竹床壓破，兩道士俱落在床底下，直挺挺的睡着，伸手去一摸，嚇得舌頭伸了出去。半個時辰縮不進來，你道怎麼，但見這兩個道士：

冰一般冷，石一樣堅，儼焉兩個皮囊，塊然一雙寶體。黃黃白白，世間無此不成人。重重癡癡，路上非



斯難算客

王甲叫妻子起來道說也希罕兩個客人不是生人多變得硬硬的了妻子道變了何物王甲道火光之下看不明白不知是銅是錫是金是銀直待天明纔知分曉妻子道這等會作怪通靈的料不是銅錫東西王甲道也是漸漸天明仔細一看果然那穿黃的是個金人那穿白的是個銀人約重有千百來斤王甲夫妻驚喜非常道此是天賜只恐這等會變化的必要走了那裡去急急去買了一二十簍山炭歸家熾煽起來把來銷鎔了但見黃的是精金白的是

窮神到了

紋銀、王甲前此口遂有意外之得，已是漸使又賣了二石子，得了一大主錢，今又有了這許多金銀，一發瓶滿囊滿，幾間破屋，沒放處了，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雖然有了許多東西，也不想去起造房屋，也不想去置買田產，但把漁家之事，閣起不去弄了，只是安守過日，尚且無時無刻，沒有橫財到手，又不消去做得生意，兩年之間，富得當不得，却只是夫妻兩口，要這些家私，竟沒用處，自己反覺多得，不耐煩，起來心裡有些惶惶不安，與妻子商量道：「我家自從祖上到今，只是以漁釣爲生計，一日所得極多，有了百錢再

如此反  
知止之人  
不置寶去  
兩寶

沒去處了。今我每自得了這寶鏡，動不動上千上萬，不消經求，憑空飛到夢裡，也是不打點的。我每且自思量着，我與你本是何等之人，驟然有這等非常富貴，只恐怕天理不容。況我每粗衣淡飯，便自過日，要這許多來何用。今若留着這寶鏡在家，只有得增添起來。我想天地之寶，不該久留在身邊，自取罪業。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禪院，捨在聖像上，做了圓光，永做了佛家供養，也盡了我每一片心，也結了我每一個緣。豈不爲美妻子道。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況我每知時識務，正該如此。于是兩個志志誠誠，喫了

僧  
口

十來日齋，同到寺裡，獻此寶鏡。寺裡住持僧法輪問知來意，不勝贊嘆道：「此乃檀越大福田事。」王甲央他寫成意旨，就使邀集合寺僧眾，做一個三日夜的道場，辦齋糧，施觀錢，費過了數十兩銀錢。道場已畢，王甲即將寶鏡交付住持法輪，作別而歸。法輪久已知得王甲家裡此鏡聚寶，乃謙詞推托道：「這件物事，天下至寶，神明所惜。檀越肯將來施作佛供，自是檀越結緣。吾僧家何敢與其事。」檀越自奉着置在三寶之前，頂禮而去。就是了。貧僧不去沾手。王甲夫妻依直親自把寶鏡安放佛頂後面停當，拜了四拜，別了法

輪自回去了，誰知這個法輪是個杆役有餘的僧人，明知這鏡是至寶，王甲鉅富，皆因於此，見說肯捨在佛寺，已有心貪他的了，又恐怕日後番悔，原來取去，所以故意說个不敢沾手，他日好賴王甲去後，就取將下來，密喚一个絕巧的鑄鏡匠人，照着形模，另鑄起一面來，鑄成與這面寶鏡，分毫無異，隨你識貨的人，也分別不出的，法輪重謝了匠人，教他謹言，隨將新鑄之鏡，裝在佛座，將真的換去藏好了，那法輪自得此鏡之後，金銀財物，不求自至，悉如王甲這兩年的光景，以致衣鉢克剋，買祠部度牒度的僮奴，多至

三百餘人、寺刹興旺、富不可言。王甲回去、却便一日  
衰敗、一日起來、元來人家要窮、是不打緊的、不消得  
盜劫火燒、只消有出無進、七頭八倒、做事不着、算計  
不就、不知不覺的、漸漸消耗了、況且王甲起初財物、  
原是來得容易的、慷慨用費、不在心上、好似沒底的  
吊桶一般、只管漏了出去、不想寶鏡不在手裡、更沒  
有得來路、一用一空、只勾有兩年光景、把一个大財  
主、仍舊弄做個漁翁身分、一些也沒有了、俗語說得  
好、

寧可無了有、

不可有了無、

王甲潑天家事，弄得精光。思量道：我當初本是窮人，只爲得了寶鏡，以致日遇橫財，如此富厚。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自然日長夜大，那裡得個窮來。無福消受，却沒要緊的，舍在白水寺中了。而今這寺裡好生興旺，却教我仍受貧窮。這是那里說起的事。夫妻兩個互相埋怨道：當初是甚主意，怎不阻當一聲。王甲道：而今也好處。我每又不是賣絕與他，是白白捨去。

自此有此  
悔

供養的。今把實情去告訴住持長老，原取了來家。這須是我家的舊物，他也不肯不得。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等我每照舊豐富之後，多出些佈施，莊嚴三寶。

終覺善心  
人

起來也不爲失信行了。妻子道說得極是。爲甚麼睜  
着眼看別人富貴。自己受窮。作急去取了來。不可遲  
了。商議已定。明日王甲徑到峩眉山白水禪院中來。  
昔日輕施重寶。是個慷慨有量之人。今朝重想舊  
踪。無非窮促無聊之計。一般檀越。貧富不同。總是  
登臨苦樂頓別。

且說王甲見了住持法輪。說起爲捨鏡傾家。日前無  
奈。只得來求還原物。王甲口裡雖說。還怕法輪有些  
甚麼推故。不匡法輪見說。毫無難色。欣然道。此原是  
君家之物。今日來取理之當然。小僧前日所以毫不



好說恁全  
之區作高  
僧者若皆  
如是耳

與事正爲後來必有重取之日、小僧何苦又在裡頭  
經手、小僧出家人、只這個色身尚非我有、何況外物  
乎、但恐早晚之間、有些不測、或被小人偷盜去了、難  
爲檀越好情、見不得檀越金面、今得物歸其主、小僧  
睡夢也安、何敢吝惜、遂分付香積厨中辦齋、管待了  
王甲已畢、却令王甲自上佛座、取了寶鏡下來、王甲  
捧在手中、反覆仔細轉看、認是舊物、宛然一些也無  
疑心、等閒家裡來、與妻子看過、十分珍重、收藏起了  
指望一似前日財物水一般湧來、豈知一些也不靈  
驗、依然貧困、時常拿出鏡子來看看、光彩如舊、毫不

濟事、嘆道、敢是我福氣已過、連寶鏡也不重了、夢裡

也不道是假的、有改字陳朝駟馬詩爲証、

鏡與財俱去、

鏡歸財不歸、

無復珍奇影、

空留明月輝、

王甲雖然寶藏鏡子、仍舊貧窮、那白水禪院、只管一日與似一日、外人聞得的、盡疑心道、必然原鏡還在僧處、所以如此、起先那鑄鏡匠人、打造時節、只說寺中住持、無非看樣造鏡、不知其中就裡、今見人議論、說出王家有鏡聚寶、捨在寺中、被寺僧偷過、致得王家貧窮、寺中豐富、一段緣絲、匠人纔省得前日的事、

未免對人告訴出來，聞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了，却是王甲有了一鏡，雖知其假，那從證據不好再向寺中爭論得，只得吞聲忍氣，自恨命薄，妻子叫神叫佛，冤屈無申，沒計奈何，法輪自謂得計，道是沒有盡藏的，安然享用了，看官，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到反便宜，沒个公道了，怎知

量小亦大

機深禍亦深

法輪用了心機，藏了別人的寶鏡，自祭了家，天理不容，自然生出事端來，漢嘉來了一个提點刑獄使者，姓渾，名耀，是个不貪之人，聞得白水寺僧十分富厚，

是要已祖  
物頭者

可不反求  
王家者耶  
之

已自動了須延，後來察聽，聞知有鏡聚寶之說，想道：「一個僧家，要他上萬上千，不爲難事，只是萬千也有盡時，況且動人眼目，何如要了他這鏡，這些財富，盡跟了我走，豈不是無窮之利，亦且只是一件物事，甚爲穩便，當下差了一個心腹吏典，叫得朱喜，特來白水禪院，問住持要借寶鏡一看，只一句話，正中了解輪心病，如何應承得回吏典道：「好交提空得知幾年，前有个施主，曾將古鏡一面，捨在佛頂上，久已討回去了，小寺中那得有甚麼寶鏡，萬望提控回言一聲。」朱喜道：「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必是知道些。」

甚麼來歷的，今如何回得他。法輪道：委實沒有，叫小僧如何生得出來。宋喜道：就是恁地時，在下也不敢回話，須討個真怪。法輪曉得他作難，寺裡有的是銀子，將出十兩來，送與吏典道：是必有煩提控回一回，些小薄意，勿嫌輕賤。宋喜見了銀子，千歡萬喜道：既承感情，好歹替你回一回去。法輪送吏典出了門，回自轉來，與親信的一個行者真空商量道：此鏡乃我寺發蹟之本，豈可輕易露白放得在別人家去的，不見王家的樣麼？況是官府來借他不還了，沒處叫得種天屈，又是瞞着別人家的東西，明白告訴人不得的。

事如今只是緊緊藏着，推个没有，隨他要得急時，做  
些銀子不着，買求罷了。真空道：「這個自然，怎麼好轉  
與得他，隨他要了，多少物事去，只要留得這寶貝在，  
不愁他的。師徒两个，愈加謹密不題。」且說史典、宋喜  
去回渾提點相公的話，提點大怒道：「僧家直恁無狀，  
吾上司官取一物，輒敢抗拒不肯。」宋喜道：「他不是不  
肯，說道原不曾有。」提點道：「胡說。」吾訪得真實在這里，  
是一个姓王的富人，捨與寺中，他却將來換過，把假  
的還了本人，真的還在他處，怎說沒有，必定你受了  
他賄賂，替他解說，如取不來，連你也是一頓好打。」宋

喜慌了道待莫典再去與他說必要取來就是捉點道快去快去沒有鏡子不要思量來見我宋喜唯唯而出又到白水禪院來見住持說捉點相公必要鏡子連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煩而今沒有鏡子莫想去見得他法輪道前日已奉告過委實還了施主家了而今還那裡再有宋喜道相公說得丁一卯二的道有姓王的施主捨在寺中以後來取你把假的還了他真的自藏了不知那裡訪問在肚裡的怎好把此話回得他法輪道此皆左近之人見小寺有兩貫浮財氣苦眼熱造出些無端說話宋喜道而今說

如此自當  
自然有門  
路方法

不得了，他起了風，少不得要下些雨，既沒有鏡子，須得送些甚麼與他，纔熄得這火。法輪道：除了鏡子，隨分要多少，敝寺也還出得起。小僧不敢吝，憑提控怎麼分付。宋喜道：若要周全這事，依在下見識，須得與他千金，纔打得他倒。法輪道：千金也好處，只是如何送去。宋喜道：這多在我，我自送進的門路方法。法輪道：只求停妥得，不來再要便好。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內取出千金，交與宋喜明白，又與三十兩另謝了宋喜。宋喜將的去，又藏起了二百，止將八百送進提點衙內。稟道：僧家實無此鏡，備些鏡價在此。宋喜心



裡道量便是寶鏡也未必值得許多可以罷了提點見了銀子雖然也動火的却想道有了聚寶的東西這七八百兩只當毫毛有甚希罕耐這賊禿你揔是欺心賴別人的怎在你手裡了就不捨得拏出來而今只是推說沒有又不好奈何得心生一計道我須是刑獄重情衙門我只把這幾百兩銀做了贓物坐他一個私通賄賂夤緣刑獄污穢官府的罪名拏他來敲打不怕不敲打得出來當下將銀八百兩封貯庫內即差下兩個公人竟到白水禪院拏犯法住持僧人法輪法輪見了公人來到曉得別無他事不

過寶鏡一棒前件未受，分付行者真空道：「提點衙門來拏我，我別無詞訟干連，料沒甚事，他無非生端，詐取寶鏡。」我只索去見一見，看他怎麼說話。我也講个明白，他住了手，也不見得前日宋提控送了這些去，想是嫌少，拚得再添上兩倍，量也有數，你須把那話糞好些，一發露形不得了。真空道：「師父放心，師父到衙門，要甚使用，只管來取。至於那話，我一面將來，在人尋不到的去處，隨你甚麼人來，只不認帳罷了。」法輪道：「就是拈了我名來，要你也決不可說，是有的。」兩下約定，好管待两个公人，又重謝了差使錢，了兩

二刻此書  
卷三  
三  
个公人各各歡喜、法輪自恃有錢、不怕官府、挺身同  
了公人、竟到提點衙門來、渾提點升堂、見了法輪、變  
起臉來、拍案大怒道、我是生死衙門、你這充賊、怎麼  
將着重賄、營謀其事、見獲賄銀在庫、中間必有隱情、  
快快招來、法輪道、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鏡子、小寺沒  
有鏡子、吏典教小僧把銀子來准的、提點道、多是一  
到胡說、那有這个道理、必是買囑私情、不打不招、喝  
叫皂隸拖番、將法輪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收在  
監中了、提點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詞哄他、要說鏡  
子的下落、法輪咬定牙關、只說沒有鏡子、寧可要銀

價得大  
是料

子去與我徒弟說，再奉些送他，隨我去罷。宋喜道他  
只是要鏡子，不知可是增些銀子，完得事體的。待我  
先討个消息，再商量。宋喜把和尚的口語，問了提點  
提點道：與他熟商量，料不肯拿出來，就是敲打他也  
無用。我想他這鏡子，無非只在寺中，我如今密地差  
人把寺圍了，只說查取犯法贓物，把他家資盡數抄  
將出來，簡驗一過，那怕鏡子不在裡頭，就分付吏典  
宋喜，監押着四个公差，速行此事。宋喜受過和尚好  
處的，便暗把此意，通知法輪，法輪心裡思量道：來時  
曾囑付行者，行者說把鏡子藏在密處，料必搜尋不

着家資也不好盡抽沒了我的，遂對宋喜道：「鏡子原  
是沒有，任憑箱匣中搜索也不妨，只求捉控照管一  
二，有小徒在彼，不要把家計東西乘機散失了，便是  
捉控周全處。」小僧出去，另有厚報。宋喜道：「這個當得  
助力，別了法輪，一同公差到白水禪院中來，不在話  
下。」且說白水禪院行者真空，原是個少年風流，淫浪  
的僧人，又且本房饒富，儘可憑他撒漫，只是一向礙  
着住持師父，自家像不得意。目前見師父官捉了去，  
心中下懷，好不自繇自在。俗語云：「偷得爺錢沒使處，  
平日結識的私情，相交的表子，沒一處不把東西來

又有姓人  
在後即

亂擦亂用，費掉了好些過了，又偷將來各處寄頓下，自做私房，不計其數。猛地思量道：師父一時出來，須要查算，却不決撒。況且根究鏡子起來，我未免不也纏在裡頭，目下趁師父不在，何不捲擄了這偌多家財，連鏡子多帶在身邊了。星夜逃去他州外府，養起頭髮來，做了俗人，快活他下半世，豈不是好。算計已定，連夜把箱籠中細軟值錢的，併疊起來，做了兩担。次日自己挑了一担，領人挑了一担，衆人面前只說到州裡救師父去，竟出山門去了。去後一日，宋喜纔押同四个公差來到，聲說要搜簡住持僧房之意。寺

僧回說本房師父在官、行者也出去了。止有空房在  
此。公差道說不得。我們奉上司明文、搜簡違法贓物。  
那管人在不在。打進去便了。當即毀門而入。在房內  
一看。裡面止是些狷重家火、椅桌狼狽、空箱空籠。並  
不見有甚麼細軟貴重的東西了。就將房裡地皮翻  
了轉來。也不見有甚麼鏡子在那裡。宋喜道。住持師  
父叮囑我。教不要散失了他的東西。今房裡空空。却  
是怎麼呢。合寺僧衆多道。本房行者不過出去看師  
父消息。爲甚把房中搬得恁空。敢怕是乘机走了。四  
个公差見不是頭。曉得沒甚大生意。且把遺下的破

衣舊服，亂捲擄在身邊了。問衆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結狀，一同宋喜來回覆提點。提點大怒道：「這些禿驢，這等奸猾，分明抗拒我，私下教徒弟逃去了。有甚難見處，立時提出法輪，又加一頓臭打。那法輪本在深山中做住持，富足受用的僧人，何曾喫過這樣苦。今監禁得不耐煩，指望折些銀子，早晚得脫。見說徒弟逃走，家私已空，心裡已此苦楚，更是一番毒打。真个雪上加霜，怎經得起。到得監中，不勝狼狽。當晚氣絕，提點得知死了，方才歇手。眼見得法輪欺心，盜了別人的寶物，受此果報，有詩爲証：

身非自作  
之罪



寶鏡偷將寶鏡克，翻令施主受貧窮。  
今朝財散人離處，四大元來本是空。

且說行者真空偷竊了住持東西，逃出山門，且不顧師父目前死活，一徑打點他方去享用，把目前寄頓在別人家的物事，多討了攏來，同寺中帶出去的，放做一處，駕起一輛大車，裝載行李，顧個御夫，推了前走。看官，你道住持偌大家私，況且金銀體重，豈是一車載得盡的。不知宋時盡行官鈔，又叫得紙幣，又叫得官會子，一貫止是一張紙，就有十萬貫止是十萬張紙，甚是輕便。那住持固然有金銀財寶，這個紙鈔

元自有了幾十萬，所以攜帶不難。行者身邊藏了寶鏡，押了車輛，穿山越嶺，待往黎州而去。到得竹公溪頭，忽見大霧漫天，尋路不出。一個金甲神人閃將出來。

軀長丈許，面有威容，身披鎖子黃金，手執方天畫戟。

大聲喝道：「那里走，還我寶鏡來。」驚得那推車的人丟了車子，跑回舊路，只恨爺娘不生得四隻腳，不顧行者死活。一道煙走了，那行者也不及來照管車子，攛了手脚，帶着寶鏡，只是望前亂竄，走入林子深處，忽

可惜不見  
貪火根株  
如何

地起陣狂風。一個斑斕猛虎跳將出來。照頭一撲。把行者拖的去了。眼見得真空欺心盜了師父的物件。害了師父的性命。受此果報。有詩爲証。

盜竊原爲非分財。況兼寶鏡鬼神猜。  
早知虎口應難免。何不安心守舊來。

再說漁翁王甲。討還寺中寶鏡。藏在家裡。仍舊貧窮。又見寺中日加興旺。外人紛紛議論。已曉得和尚欺心。滿臉沒處告訴。他是个善人。只自家愁悵命薄。夫妻兩個。說着寶鏡在家時節。許多妙處。時時嘆恨。而已。一日夫妻兩個。同得一夢。見一金甲神人。分付道。

討還寶鏡  
得便宜

你家寶鏡今在竹公溪頭可去收拾了，回家兩人醒來，各述其夢。王甲道：此乃我們心裏想着，所以做夢。妻子道：想着做夢，也或有之，不該兩個相同，敢是我們還有些造化。故神明有此警報，既有地方的，便到那裡去尋一尋看也好。王甲次日問着竹公溪路，徑穿山度嶺，走到溪頭，只見一輛車子倒在地上，內有無數物件，金銀鈔幣，約莫有數十萬光景。左右一看，並無人影，想道：此一公無主之物，莫非是天賜我的麼？夢中說寶鏡在此，恐怕也在裡頭，把車內逐一簡過，不見有鏡子，又在前後地下草中四處尋遍，也多

不見，笑道：鏡子雖不得見，這一套富貴也勾我下半世了。不如趁早取了他去，省得有人來，整起車來，推到路口，顧一脚夫，推了一直到家裡來，對妻子道：多蒙神明指點，去到溪口尋寶鏡，寶鏡雖不得見，却見這一車物事在那裡，等了一會，並沒個人來，多管是丟了我的，故取了家來，妻子當下簡看，盡多是金銀寶鏡，一一收拾，安頓停當，夫妻兩人，不勝之喜，只是疑心道：夢裡原說寶鏡，今雖得此橫財，不見寶鏡影踪，却是何故？還該到那裡仔細一尋。王甲道：不然，我便明日再去走一遭，到了晚間，復得一夢，仍舊是个

金甲神人來說道，王甲，你不必癡心，此鏡乃神天之寶，因你夫妻好善，故使暫出人間，作成你一段富貴，也是你的前緣，不想兩人奸僧之手，今奸僧多已受報，此鏡仍歸天上去矣，你不要再妄想，昨日一車之物，原即是寶鏡所聚的東西，所以仍歸于你，你只堅心好善，就這些也享用不盡了，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王甲遂句記得明白，一一對妻子說明，知天意也不去尋鏡子了，夫妻享有寺中之物，儘勾豐足，仍舊做了嘉陵富翁，此乃好善之報，亦是他命中應有之財，不可強也。

休慕他人富貴、  
若要貪圖非分、

命。中。所。有。方。真。  
試。看。兩。個。僧。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登君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詩曰  
窈渺神奇事

文人多寫真

其間應有實

豈必盡虛玄

話說世間稗官野史中，多有紀載那遇神遇仙遇鬼遇怪情慾相感之事，其間多有偶因所感，撰造出來的。如牛僧孺周秦行記，道是僧孺落第時，遇着薄太后，見了許多異代本朝妃嬪美人，如戚夫人、齊潘妃、楊貴妃、昭君、綠珠，詩詞唱和，又得昭君伴寢，許多怪誕的話，却乃是李德裕與牛僧孺有不解之讐，教門



客韋瓘作此計誣着他，只說是他自己做的。中懷不  
臣之心，妄言污讟妃后，要坐他族滅之罪。這個記中  
事，豈可不是一些影也沒有的？又有那后土夫人  
傳，說是韋安道遇着后土之神，到家做了新婦，被父  
母疑心是妖魅，請明崇儼行五雷天心正法，遣他不  
去。後來父母教安道自央他去，只得去了，却要安道  
隨行。安道到他去處，看見五嶽四瀆之神，多來朝他。  
又召天后之靈，囑他予安道官職錢鈔。安道歸來，果  
見天后傳令洛陽城中訪韋安道，與他做魏王府長  
史，賜錢五百萬，說得有枝有葉。元來也是借此譏着

天后的，後來宋太宗好文，太平興國年間，命史官編集從來小說，以類分載，名爲太平廣記，不論真的假的，一摠收拾在內，議論的道，上自神祇仙子，下及昆蟲草木，無不受了淫褻污點，道是其中之事，大略是不可信的，不知天下的事，纔有假，便有真，那神仙鬼怪固然有假托的，也原自有真實的，未可執了一個見識，道摠是虛妄的事，只看太平廣記以後許多記載之書，中間儘多遇神遇鬼的，說得的确確，難道盡是假托出來不成，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蔡林屋所記遼陽海神一節，乃是千真萬真的，蓋是林屋先在

京師京師與遼陽相近，就聞得人說有個商人，遇着海神的說話，半疑半信。後見遼東一個僉憲，一個總兵，到京師來，兩人一樣說話，說得詳細，方信其實也。還只曉得在遼的事，以後的事不明白。直到林屋做了南京翰林苑孔目，撞着這人來遊雨花臺林屋，知道了，着人邀請他來相會，特問這話，方說得始末根由，備備細細，林屋叙述他親面自己說的話，作成此傳，無一句不真的。方知從古來有這樣事的，不盡是虛誕了。說話的，畢竟那個人是甚麼人，那個事怎樣起，有官聽小子據着傳文敷演出來，正是

怪事難向理

明神亦賦情

不知精爽質

何以戀凡生

話說徽州商人姓程名宰表字士賢是彼處漁村大  
姓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却是徽州風俗以  
商賈爲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着正德初年與兄  
程案將了數千金到遼陽地方爲商販賣人參松子  
貂皮藥珠之類往來數年但到處必定失了便宜耗  
折了資本再沒一番做得着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  
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  
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爲重輕得利害的

凡要從

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端來的光景一般。程宰弟兄兩人，因是做折了本錢，怕歸來受人笑話，羞慚慘沮，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思量還鄉去了。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賈的，在遼陽開着大舖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價做商的，熟于帳目，出入盤算本利，這些本事，是商賈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無本錢，就有人出些東修請下了他，專掌帳目。徽州人稱爲二朝奉。兄弟兩人日裡只在舖內掌帳，晚間却在自賃的下處歇宿。那下處一帶兩間，兄弟各駐一間，只隔得中間一

隙板壁、住在裡頭就像客店一般湫隘、有甚快活、也是沒奈何了、勉強度日、如此過了數年、那年是戊寅年秋間了、邊方地上、天氣早寒、一日晚間、風雨暴作、程宰與兄各自在一間房中、擁被在床、想要就枕、因是寒氣逼人、程宰不能成寐、翻來覆去、不覺思念家鄉起來、只得重復穿了衣服、坐在床裡、浩嘆數聲、自想如此淒涼情狀、不如早歿了、到乾淨、此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忽地一室之中、豁然明朗、照耀如同白日、室中器物之類、纖毫皆見、程宰心裡疑惑、又覺異香撲鼻、氣盈滿室、毫無風

雨之聲，頓然和暖如江南二三月的气候起來，程宰越加驚愕，自想道：莫非在夢境中了，不免走出外邊看是如何。他原披衣服在身上的，亟跳下床來，走到門邊，開出去看，只見外邊陰黑風雨，寒冷得不可當，慌忙逃了進來，纔把門闔上，又是先前光景，滿室明朗，別是一般境界。程宰道：此必是怪異，心裡慌怕，不敢移動脚步，只在床上，高聲大叫其鬼。程宰止隔得一層壁，聽你喊破了喉嚨，莫想答應一聲。程宰着了急，沒奈何了，只得鑽在被裡，把被連頭蓋了，撒得緊緊，向裡壁睡着，圖得個眼睛不看見，憑他怎麼樣了。

之通六  
內記

却是心裡明白，耳朵裡聽得出的，遠遠的似有車馬喧闐之聲，空中管絃金石音樂迭奏，自東南方而來，看看相近，須臾之間，已進房中，程宰輕輕放開被角，露出眼睛偷看，只見三個美婦人，朱顏綠髮，明眸皓齒，冠帔盛飾，有像世間圖畫上后妃的打扮，渾身上下，金翠珠玉，光采奪目，容色風度，一个个如天上仙人，絕不似凡間模樣，年紀多只可二十餘歲光景，前後侍女無數，盡皆韶麗非常，各有執事，自分行列，但見

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琴，或



秉燭花，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悅，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殺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陳音樂。

雖然紛紛雜沓，仍自嚴肅整齊。只此一室之中，隨從何止數百。說話的，你錯了，這一間空房能有多大，容得這幾百人，若一个一个在這扇房門裡，將進來，走也走他，一兩個更次，擠也要擠坍了。看官不是這話。列位曾見維摩經上的說話麼？那維摩居士，止方丈之室，乃有諸天，皆在室內，又容得十萬八千獅子坐。難道是地方着得去，無非是法相神通。今程宰一室。

有限那光明境界。照盡普如一面鏡子。能有多大內中也着了無盡物像。這只是個現相。所以容得數百個人。一時齊在面前。原不是從門裡一個兩個進來。的閒話。休絮。且表正事。那三個美人。內中一個更覺齊整些。的走到床邊。將程宰身上撫摩一過。隨即閉聲。吐言語。微笑道。果然睡熟了麼。吾非是有害于人的。的。郎君有夙緣。特來相就。不必見疑。且吾已到此。萬無去理。郎君便高呼大叫。必無人聽見。枉自苦耳。不如作速起來。與吾相見。程宰聽罷。心裡想道。這等靈變光景。非是神仙。即是鬼怪。他若要擺佈着

我我便不起來，這被頭裡豈是躲得過的。他既說是有夙緣，或者無害也不見得。我且起來見他，看是怎地。遂一轂輓跳將起來，走下卧床，整一整衣襟，跪在地下道：程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迎迓，罪合萬死，伏乞哀憐。夫人急將纖纖玉手，一把攙將起來道：你休懼怕，且與我同坐着。挽着程宰之手，雙雙南面坐下。那兩個美人，一個向西，一個向東，相對侍坐。坐定，東西兩美人道：今夕之會，數非偶然，不要自生疑慮。即命侍女設酒進饌，品物珍美。生平印中所未曾睹，纔一舉觴，心胸頓爽。美人又命取紅玉蓮花

夫人滿坐  
酒品又佳  
以此次業

卮進酒，卮形絕大，可容酒一升。程宰素不善酌，竭力推辭不飲。美人笑道：「怕醉麼？此非人間麴蘖所醞，不是吃了迷性的，多飲不妨。」手舉一卮，親奉程宰。程宰不過意，只到接了到口，那酒味甘芳，却又爽滑清冽，毫不粘滯，雖醴泉甘露的滋味，有所不及。程宰覺得好吃，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道：「郎信吾否？」一連又進數卮。三美人皆陪飲，程宰越吃越清爽，精神頓開，畧無醉意。每進一卮，侍女們八音齊奏，音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身道：「夜已向深，郎與夫人可以就寢矣。」隨起身褰帷拂枕，登

被鋪床，向南面坐的美人告去，其餘侍女一同隨散，眼前凡百具器，霎時不見，門戶皆閉，又不知打從那裡去了，當下止剩得同坐的美人一個，挽着程宰道：衆人已散，我與郎解衣睡罷。程宰私自想道：我這床上布衾草褥，怎麼好與這樣美人同睡的，舉眼一看，只見枕衾帳幃，盡皆換過，錦繡珍奇，一些也不是舊時的了。程宰雖是有些驚惶，却已神竟飛越，心裡不知如何纔好，只得一同解衣登床，美人卸了簪珥，徐徐解開髻髮，綰總縮起一窩絲來，那髮又長又黑，光明可鑑，脫下裡衣，肌膚瑩潔，滑若凝脂，側身相就。

程宰湯差，遍體酥麻了，真个是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雲雨初交，流丹浹藉，若遠若近，宛轉嬌怯，儼如處子含苞初拆。

程宰客中荒涼，不意得了此味，真个鬼飛天外，鬼散九霄，實出望外，喜之如狂，美人也自愛着程宰枕上對枕，這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世上人看便，惹人憎惡，我非此類，郎慎勿疑，我得與郎交，雖不能大有益於郎，亦可使郎身軀康健，資財豐足，倘有患難之處，亦可出小力周全，但不可漏洩風聲，就是至親如兄，亦慎勿使知道，能守吾戒，自

入生如  
星矣

今以後便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若一有漏言，不要  
說我不能來，就有人禍臨身。吾也救不得你。不慎之  
極。程宰聞言甚喜，合掌罰誓道：某本凡賤，誤蒙真  
仙厚德，雖粉骨碎身不能爲報。既承法旨，敢不銘心。  
箇違所言，九死無悔。誓畢，美人大喜，將手來勾着程  
宰之頸，說道：我不是仙人，實海神也。與郎有夙緣甚  
久，故來相就耳。語話纏綿，恩愛萬狀，不覺鄰鷄已報  
曉。二次，美人攬衣起道：吾今去了。夜當復來。郎君自  
愛。說罷，又見昨夜東西坐的兩個美人，與衆侍女齊  
到床前，口裡多稱賀喜。夫人郎君美人走下床來就

有奉家火的侍女，各將梳洗應用的物件，伏侍梳洗罷，仍帶簪珥冠帔，一如昨夜光景，美人執着程宰之手，叮嚀再四，不可洩漏，徘徊眷戀，不忍捨去，衆女簇擁而行，尚回顧不止，人間夫婦，無此愛厚，程宰也下了床，穿了衣服，佇立細看，如痴似呆，歡喜依戀之態，不能自禁，轉眼間室中寂然，一無所見，看那門窗，還是昨日闔得好好的，回頭再看房內，但見土坑上鋪一帶，荆筐蘆蓆中拖一條布被，歎顏牆角堆零星幾塊煤煙，坍塌地罇擺缺，綻一行鏽鏽，渾如古廟無香火，一似牢房不潔清。



程宰恍然自失道，莫非是做夢麼？定睛一想，想那飲食笑語，以及交合之狀，盟誓之言，歷歷有據，絕非是夢寐之境。肚裡又喜，又疑。頃刻間，天已大明。程宰思量道：吾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莫非昨夜來事跡。他有些聽得麼？走到間壁，叫聲阿哥，程案正在床上起來，看見了程宰，大驚道：你今日面上神彩異常，不似平日光景，甚麼緣故？程宰心裡躊躇道：莫非果有些甚麼怪樣，惹他們疑心，只得假意說道：我與你時乖運蹇，失張失志，落魄在此，啼家無則。昨夜暴冷，愁苦的當不得，展轉悲嘆，一夜不曾合眼。阿哥必然聽見。

的，有甚麼好處，却說我神彩異常起來。程家道我也苦冷，又想着家鄉，通夕不寐，聽你房中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響，我怪道你這樣睡得熟，何曾有愁嘆之聲，却說這個話。程宰見哥哥說了，曉得哥哥不曾聽見夜來的事了，心中放下了跣路等程家梳洗了，一同到舖裡來，那舖裏的人見了程宰，沒一個不吃驚道：「怎地今日程宰哥面上這等光彩？」程家對兄弟笑道：「我說麼？程宰只做不曉得，不來接口，却心裡也自覺神思清爽，肌肉潤澤，比平日不全暗暗快活，惟恐他不再來了，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剛纔傍晚，就

回到下處，托言腹痛，把門扇閉，靜坐虔懇，等待消息。到得街鼓初動，房內忽然明亮起來，一如昨夜的光景。程宰顧盼間，但見一對香爐前，美人已到，而前侍女止是數人，儀從之類稀少。連那傍坐的兩個美人，也不來了。美人見程宰嘿坐，相等，笑道：「郎果有心如此，但須始終如一。方好，即命侍女設饌進酒，欲諝笑談，更比昨日熱分親熱了許多。須臾徹席就寢，侍女俱散。顧看床褥，並不曾見有人去鋪設，又復錦繡重疊。程宰心忖道：「床上雖然如此，地下塵埃穢污，且看是怎麼樣的。」纔一起念，只見滿地多是錦裯鋪襯。

毫無寸隙了。是夜兩人綢繆好合，愈加親狎，依舊鷄鳴兩度，起來梳粧而去。此後人定即來，鷄鳴即去，率以爲常，竟無虛夕。每來必言語喧鬧，音樂鏗鏘，兄房只隔層壁，到底影響不聞，也不知是何法術如此。自此情愛愈篤，程宰心裏想要甚麼物件，即刻就有，極其神速。一日偶思閩中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珍美，顏色新鮮，恰像樹上纔摘下的。又說此味只有江南楊梅可以相匹，便有楊梅一枝，墜于面前。枝上有二萬餘顆，甘美異常。此時已是深冬，況此二物皆不是北地所產，不知何自得來。又一夕談及鸚鵡。

只夜間如  
此已不可

程宰道聞得說有白的、惜不曾見、纔說罷更有幾隻  
鸚鵡、飛舞將來、白的、五色的、多有、或誦佛經、或歌詩  
賦、多是中土官話、一日程宰在市上看見大商將寶  
石二顆來賣、名爲瘦紅、色若桃花、大似拇指、索價百  
金、程宰夜間與美人說起、口中嘖嘖稱爲罕見、美人  
撫掌大笑道、郎如此眼光淺、真是夏虫不可語冰、我  
教官看着說罷、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二丈餘、瞭、明珠有  
如鷄卵的、五色寶石、有大如栲栳的、光艷奪目、不可  
正視、程宰左顧右盼、應接不暇、須臾之間、盡皆不見  
程宰自思、我夜間無欲不遂、如此受用、目裡仍是人

想這河多  
起為

家傭工，美人那知我心事來，遂把往年買多花折了  
數千金，以致流落于此，告訴一遍，不勝嗟嘆。美人又  
無掌大笑道：「正在歡會時，忽然想着這樣俗事來，何  
乃不脫灑如此。」雖然，這是郎的本業，也不奇怪。我  
再教你看一個光景，說罷，金銀滿前，從地上直堆至  
屋梁邊，不計其數。美人指着問程宰道：「你可要麼？」  
程宰是個做商人的，見了，偌多金銀，怎不動火，心熱口  
饒，支手舞腳，却待要取。美人將筋去饌碗內夾肉一  
塊，擲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麼？」程宰道：「此  
是他肉，怎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銀道：「此亦是他

二、亥、卯、子、  
 三、  
 物、豈、可、取、為、已、有、若、日、前、取、了、些、也、無、不、可、只、是、非、  
 分、之、物、得、了、反、要、生、惱、世、人、為、取、了、不、該、得、的、東、西、  
 後、來、加、陪、喪、去、的、或、連、身、子、不、保、的、何、止、一、人、一、事、  
 我、豈、忍、以、此、誤、你、你、若、要、金、銀、你、可、自、去、經、營、吾、當、  
 指、點、路、徑、暗、暗、助、你、這、便、使、得、程、宰、道、只、這、樣、也、好、  
 了、其、時、是、已、卯、初、夏、有、販、藥、材、到、遼、東、的、諸、藥、多、賣、  
 盡、獨、有、黃、柏、大、黃、兩、味、賣、不、去、各、剩、下、十、來、斤、此、是、  
 賤、物、所、值、不、多、那、賣、藥、的、見、無、人、買、只、思、量、丟、下、去、  
 了、美、人、對、程、宰、道、你、可、去、買、了、他、的、有、大、剝、錢、在、罷、  
 頭、程、宰、去、問、一、問、價、錢、那、賣、的、巴、不、得、脫、了、略、得、些、

就罷了。程宰深信美人之言，料必不差，身邊積有儲工銀十來兩，盡數買了他的歸來，搬到下處。哥子程家看見纍纍堆堆，偌多東西，却是兩味草藥，問知是十多兩銀子買的，大罵道：你敢失心風了！將了有用的銀子，置這樣無用的東西，雖然買得賤，這偌多幾兩，脫得手去，討得本利到手，有這樣失笑的事，誰知隔不多日，遼東疫癘盛作，二藥各舖多賣，缺了一時價錢，騰貴起來。程宰所有，多得了好價，賣得罄盡，共賣了五百餘兩。程家不知袖裡，只說是兄弟偶然看化到了，做着了這一時生意，大加欣羨道：倖不可屢。



柳拂人  
淚

僥今既有了本錢該圖些傍實的利息不可造次了  
程宰自有主意只不說破過了幾日有个荊州商人  
販綵段到遠東的途中遭雨淋糜黥多發了斑點一  
疋也沒有顏色完好的荆商日夜啼哭恐賣不去  
只要有捉手便可成交價錢甚是將就美人又對程  
宰道這个又該做了程宰整將前日所得五百兩銀  
子買了他五百疋荆商大喜而去程宰見了道我說  
你福薄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財今日就倒甯  
了這些綵段全靠顏色顏色好時頭二兩一疋還有  
便宜而今斑斑點點那个要他這五百兩不攪在水

麗了，似此做生意，幾能勾得得好日回家，說罷大慍，眾商駭中，知得這事，也有惜他的，也有笑他的，誰知時運到了，自然生出巧來，程宰頓放綠段，不上一月，江西寧王宸濠造反，殺了巡撫孫公，副使許公，謀要順流而下，破安慶，取南京，僭寶位，東南一時震動，朝廷急調遼兵南討，飛檄到來，急如星火，軍中戎裝旗幟之類，多要整齊，限在頃刻，這個邊地上，那裡立地，有這許多段疋，一時間價錢騰貴起來，只買得有就是好，及不論程宰所買這些斑斑點點的，盡多得了三倍的好價錢，這一番除了本錢五百兩，分外足

足撰了千金，庚辰秋間，又有蘇州商人販布三萬疋，到遼陽陸續賣去，已有二萬三四千疋了，剩下倉些的，還有六千多疋，忽然家信到來，母親歿了，急要奔喪回去，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件事又該做了。」程宰兩番得利，心知空驗，急急去尋他講價，那蘇商先賣去的，得到已多了，今止是餘剩，況婦心已急，只要一糶實，更照原來價錢也罷。程宰遂把千金盡數買了他，這六千多疋，疋回來，明年辛巳三月，武宗皇帝駕崩，天下人多要戴著圍喪，遼東遠在塞外地，不產布，人要做白衣服，一時那討得許多布來，一疋粗布，就賣

得七八錢銀子，程宰這六千疋，又賣了三四千兩，如此事體，逢着便做，做來便希奇古怪，得利非常，記不得許多，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比昔年所扯的，到多了幾十倍了，正是

人、棄、我、堪、取、

奇、贏、自、可、居、

雖、然、神、暗、助、

不、得、浪、貪、圖、

且說遼東起初聞得江西寧王反時，人心危駭，流傳訛言，紛紛不一，有的說在南京登基了，有的說兵過兩淮了，有的說過了臨清到德州了，一印幾番說話，也不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程宰心念家鄉切近，頗

不自安私下問美人道那反叛的到底如何美人微笑道真天子自在湖湘之間與他甚麼相干他自要討死吃故如此猖狂不日就擒了不足爲慮此是七月下旬的說再過月餘報到果然被南贛巡撫王陽明擒了解京程宰見美人說天子在湖湘恐怕江南又有戰爭之事心中仍舊懼怕再問美人美人道不妨不妨因寶慶雖遠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只在二二年了後來嘉靖自湖廣興濟入繼大統海內安寧悉如美人之言到嘉靖甲申年間美人與程宰往來已是七載兩情繾綣猶如一日程宰囊中幸已豐

幸于也  
吃酒

富未免思念故鄉。起來一夕對美人道：「某離家已二十年了，一向因本錢耗拆回去不得。今蒙大造，囊資豐饒，已過所望。意欲暫與家兄歸到鄉里，一見妻子，便當即來。多不過一年之期，就好到此。」永奉歡笑，不知可否。美人聽罷，不覺驚嘆道：「數年之好，止于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我不得伏侍左右，不敢飲泣，下悲不自勝。」程宰大駭道：「某暫時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豈敢有負恩私？」夫人乃說此斷頭話。美人哭道：「大數當然，彼此做不得主。」郎道：「發此言，便是數當承訣了。」言猶未已。前日初次來的東西，二美人及諸侍

雖曰欲界  
諸天不妨  
有偶如此  
牽情何以  
爲神

女儀從之類。一時皆集音樂兢奏。盛設酒筵。美人自  
起。酌酒相勸。追叙往時初會。與數年情愛。每說一句。  
哽咽難勝。程宰大聲號慟。自悔失言。恨不得將身拔  
地。將頭撞壁。兩情依依。不能相捨。諸女前來稟白。道  
大數已終。法駕齊備。速請夫人登途。不必過傷了。美  
人執着程宰之手。一頭垂淚。一頭分付道。你有三太  
難。今將近了。時時宜自警省。至期吾自來相救。過了  
此後。終身吉利。壽至九九。吾當在蓬萊三島。等你来  
續前緣。你自宜苦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吾與  
你身雖隔遠。心一舉一動。吾必曉得。萬一做了好事。

也。要內說情。

如此何必悲傷。乃

以致墮落，犯了天條，吾也無可周全了。後會迢遙，勉之。勉之。叮寧了，又叮寧，何止十來番。程宰此時神志俱喪，說不出一句話，只好唯唯應承，蘇蘇落淚而已。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須臾鄰鷄群唱，侍女催促，訣別啟行。美人還回頭，顧盼了三四番，方纔寂然一無所見，但有

蟀蟋悲鳴，孤燈半滅，淒風蕭颯，鐵馬玎璫，曙星東升，銀河西轉，頃刻之間，已如隔世。



程宰不勝哀痛，望着空中，禁不住的號哭起來。纔得聲，哥子程案隔房早已聽見，不像前番隨你鬧，翻天覆地，揔不知道的。哥子聞得兄弟哭聲，慌忙起來問其緣故。程宰支吾道：無過是思想家鄉，口裏還說聲音還是悽咽的。程宰道：一向流落，歸去不得。今這幾年來，生意做得着，手頭饒裕，要歸不難，爲何反哭得這等悲切起來？從來不曾見你如此想，必有甚傷心之事，休得瞞我。程宰被哥子說破，曉得瞞不住，只得把昔年遇合美人，夜夜的受用，及生意所以做不得着，以致豐富，皆出美人之助，從頭至尾，述了一遍。

及之拜拜  
其相助豐  
算耳

程家驚異不已，望空禮拜，明日與客商伴裡說了，遶陽城內外，沒一個不傳說程士賢遇海神的奇話，程

宰自此終日鬱鬱不樂，猶如喪偶一般，與哥子商量

且字舊矣

收拾南歸，其時有个叔父在大同做衛經歷，程宰有

好幾時不相見了，想道：今番歸家，不知幾時又到得北邊，須趁此便打那邊走一遭，看叔叔一看去，先打發行行李資囊，付托哥子程家監押，從潞河下在船內，沿途等候着他，他自己却顧了一个牲口，蹊京師出居庸關，到大同地方，見了叔父，一家骨肉，久別相聚，未免留連幾日，不得動身，晚上睡去，夢見美人走來

催促道：「禍事到了，還不快走。」程宰記得臨別之言，慌忙向叔文告行。叔文又留他餞別，直到將晚，方出得大同城門。時已天黑，程宰道：「總是前途趕不上多少路，罷了。不如就在城外且安宿了一晚，明日早行。」睡到三鼓，夢中美人又來催道：「快走，快走。」大難就到，略一驚，醒不去了。程宰當時驚醒，不管天早天晚，騎了牲口，急急走了四五里路，只聽得砲聲連響，回頭看那城外時，火光燭天，照耀如同白日。元來是大同軍變，且道如何是大同軍變。大同參將賈鑑，不給軍士行糧，軍士鼓噪，殺了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出榜招安。

方得平。諷張文錦密訪了幾個爲頭的，要行正法。正  
差人出來擒拿，軍士重番鼓噪起來，索性把張巡撫  
也殺了。據了大同，謀反朝廷，要搜尋內外壯丁，一月  
叛逆，故此點了火把出城，凡是飯店經商，盡被拘刷  
了轉去。收在驛內，無一得脫。若是程宰遲了些个一  
定也拿將去了。此是海神來救了。第一遭大難了。程  
宰得脫，兼程到了瓜廬，夜宿關外，又夢見美人來催  
道：趁早過關，略遲一步就有牢獄之災了。程宰又驚  
將起來，店內同宿的多不曾起身，他獨自一个急到  
關前挨門而進，行得數里，忽然宣府軍門，行將文書

來因爲大同反亂，恐有奸細混入京師，凡是在大同來進關者，不是公差吏人有官文照驗在身者，盡收入監內，盤詰明白，方准釋放。是夜與程宰同宿的人，多被留住，下在獄中。後來有到半年方得放出的，也有染了病，竟死在獄中的。程宰若非文書未到之前，先走脫了，便乾淨無事，也得耐煩坐他五七月的監。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二遭的人難了。程宰趕上了潞河船隻，見了哥子備述一路遇難，因夢中報信得脫之故，由人感念不已。一路無話，已到了淮安府高郵湖中，忽然

黑雲密布，狂風怒號，水底老龍驚，半空猛虎嘯。左  
掀右蕩，渾如落在簸箕中。前踏後顛，宛似滾起飯  
鍋內。雙桅折斷，一舵飄零。等閒要見閻王，立地須  
游水府。

下半身道  
黑雲

正在危急之中，程宰忽聞異香滿船，風勢頓息。須臾  
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船上。雲中現出美人  
模樣來，上半身毫髮分明，下半身霞光擁蔽，不可細  
辨。程宰明知是海神又來救他，況且別過多時，不能  
厮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對着雲中只是磕頭禮拜。  
美人也在雲端舉手答禮，容色戀戀，良久方隱。船上

如此多情  
之神何幾  
得一遇乎

人多不見些甚麼，但見程宰與空中施禮之狀，驚疑  
來問程宰，備說緣故如此，盡皆瞻仰。此是海神來救  
他第三遭的大難，此後再不見影響了。後來程宰年  
過六十，在南京遇着蔡林庵，時容顏只像四十來歲  
的，可見是遇着異人無疑。若依着美人蓬萊三島之  
約，他日必登仙路也。但不知程宰無過是個經商俗  
人，有何緣分得有此一段奇遇？說來也不信，却這事  
是實實有的，可見神仙鬼怪之事未必盡無。有詩爲  
証。

流落邊關一俗商

却逢神眷不尋常

寧知鍾愛雜何註

談罷令人欲斷腸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終